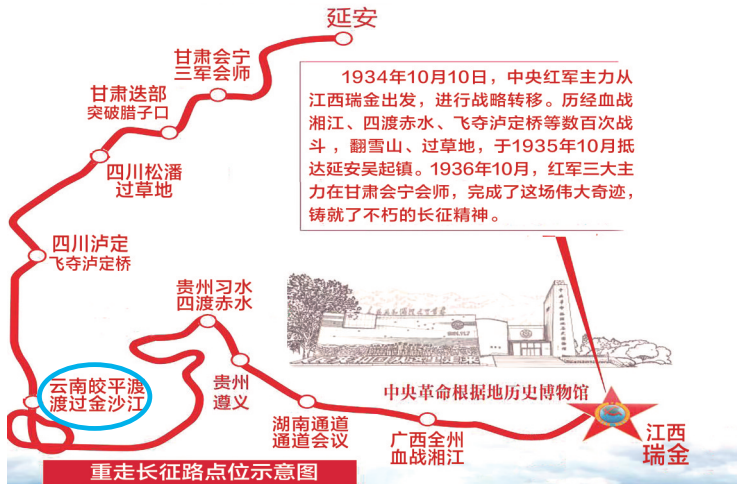


巧渡金沙江,究竟“巧”在何处



1934年10月10日,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瑞金出发,进行战略转移。历经血战湘江、四渡赤水、飞夺泸定桥等数百次战斗,翻雪山、过草地,于1935年10月抵达延安吴起镇。1936年10月,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,完成了这场伟大奇迹,铸就了不朽的长征精神。

1 战略运筹之巧

1935年4月,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,毛泽东同志将目光锁定了金沙江。但渡江之前,必须先拔掉一颗钉子——滇军。若这支云南地方部队沿江布防,红军渡江将难如登天。怎么办?毛泽东同志的答案是:把滇军“调”出来。

于是,红军挥师南下、佯攻贵阳。彼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,发现红军逼近,顿时惊慌失措,急令滇军主力星夜驰援。滇军一动,云南空虚,毛泽东同志等待的战机出现了。

紧接着红军突然调头西进,直逼昆明。“云南王”龙云坐不住了,昆明若失,根基尽毁。他一边急调各地民团回防,一边命金沙江守军火速南下。江防空虚的瞬间,红军主力乘虚而入,直插江边。

而更具传奇色彩的是,红军在行军途中意外截获龙云送给薛岳的物资,其中不仅有急需的药品,更有精准的云南军用地图。这解决了红军地形不熟、渡口难寻的燃眉之急。

毛泽东同志闻讯笑道:“当

在云南省禄劝县皎平渡镇,金沙江穿山越岭至此,江面收窄、流速放缓。这里自古便是滇北通往川南的重要水上通道,因1935年红军惊心动魄的渡江行动而载入史册。

这场战役,被后人冠以一个“巧”字。1.8万红军将士,凭寥寥数条木船,历经七天七夜,全员安然渡江,继而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。

年孔明入川有‘张松献图’,今天红军入滇有‘龙云献图’。”

时任中革军委纵队作战科参谋吕黎平曾撰文回忆:“当时由于没有地图,对云南的地形道路很陌生,靠一份全省略图,地点、路线都很不准确,全军不知道金沙江渡口在哪里,仅靠询问向导探索前进。用这种侦察方法,至多只能查明两三天的行程,往往要走不少弯路。”而红军有了这些地图,行军路线不必摸索前进了。

2 战术智取之巧

地图在手,接下来就是如何快速控制渡口。红军给出的答案是:伪装奇袭。

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四团接到抢占龙街渡口的命令后,团长王开湘、政委杨成武想出一计:利用此前缴获的国民党军服和武器,将三个连化妆成“中央军”。当时云南地处偏远,地方部队从未见过装备精良的“中央军”,便毫不怀疑地大开城门。禄劝县县长带着土绅列队欢迎,

不仅备下丰盛宴席,还主动交出粮款。

禄劝县长还通知沿途各县:“中央军”到了,好生招待。就这样红军一路畅通无阻,一日之内连取禄劝、武定、元谋三城,不仅“补充了粮食弹药”,更“为大部队直插金沙江节省了三天时间”。

与此同时,刘伯承率领的干部团也采用了类似手法。官兵摘掉红军帽徽,伪装成国民

党军,于5月3日突然出现在皎平渡口。江边守敌误认是己方援军,放松防备,红军趁夜色抢占船只、控制渡口。

这一“巧”的核心,在于对敌情的精准把握和心理战的娴熟运用。国民党中央军素来高高在上,地方军畏惧其威势,不敢轻易核查阻拦,红军恰好抓住这一心理,假借“中央军”身份从容地出现在敌人面前。

3 军事行动之巧

渡口拿下了,船也找到了,但渡江谈何容易。金沙江自古是天险,江面宽阔,水流湍急,素有不夜渡的传统。红军虽然找到了7条木船,但运力有限,且其中一条船已破损,身后追兵又日夜兼程逼近,稍有迟疑便会陷入前后夹击困境。

危急时刻,红军将“巧”字发挥到了极致。中革军委专

门成立渡江司令部,由刘伯承、陈云坐镇指挥,颁布《渡河守则》。陈云曾回忆说:“一切渡河部队均须听命于渡河司令部。每船有号码。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,并标明座位次序。不得同时几人上船,只得一路纵队上船。每船除船夫外,尚有一司令员,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

令员。”

更重要的是红军以诚待人,找到30多名汉、彝、傣等多民族船工,每人每天不仅有工钱,还顿顿有肉,而红军将士却甘于清苦。船工们深受感动,主动打破“夜不渡江”的规矩,歇人不歇船,七天七夜连轴转,最终保障红军全员安全过江。

刘金晶

链接

“老船工之家”

站在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新皎平渡大桥上向北眺望,毛泽东同志《七律·长征》中的“金沙水拍云崖暖”,镌刻在对岸四川省会理市的崖壁上,鲜红夺目。

1991年5月,皎平渡大桥建成通车,结束了当地靠摆渡过江的历史;因乌东德水电站建设,原大桥被淹没,新皎平渡大桥于2020年1月建成通车,续写着新时代的红色记忆。

为支援乌东德水电站建设,原皎平渡口的850余名村民搬迁至30多公里外的乌东德镇金瑞二社区。在这里,不少民居门前挂着相同的牌匾——“老船工之家”。这些院落,既是老船工后人的新家。

裴新会家的“八营地”,就是其中一户。她是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。张朝满是当年37名船工中年纪最小、最后一位离世的。从小,裴新会就听着外公的故事长大。她家餐厅墙上,挂着祖孙合影和渡口老照片;小院里,老式木船、草鞋、斗笠等依次陈列。

每当有客人来访,她便坐在院中,动情地讲起那段往事。

“红军纪律严明。一位戴眼镜、用雨伞当拐杖的首长,站在石头上讲怎么渡江,下面一下子就安静了。”裴新会后来才知道,那位首长是刘伯承,那块石头后来被叫作“将军石”。

与裴新会不同,老船工张朝禄的孙子张庆安,把家安在皎平渡镇皎西村委会红星小区15组。这处安置点白有210余名乡亲在此落脚。

张庆安家三层小楼的客厅里,最显眼的位置是一排老照片:皎平渡旧址、将军石、红军首长住过的岩洞……

“这些都是我搜集起来,用手机拍摄,放大冲印出来的。搬离老家了,留个纪念。”张庆安说。

照片旁边,张庆安的母亲、90岁的蔡凤珍安静地坐着。她是37名船工的后代中,年纪最大的一位,常有研学团队来看望她。她只是一遍遍介绍:“他们是认准红军好,才拼了命去撑船。”

朱立欧